

西风吟

NO. 5111

许艳文 著



文匯出版社



西风吟

许艳文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风吟 / 许艳文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3.8

(当代文艺书系. 第2辑)

ISBN 978-7-5496-0967-3

I. ①西…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7480 号

当代文艺书系 (第二辑)

作 者 / 许艳文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唐麒

装帧设计 / 郝 好

出 版 人 / 周 亚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x1230 1/32

字 数 / 250 千

印 张 / 11

书 号 / ISBN 978-7-5496-0967-3

全套定价 / 258.00 元



作者简介：

许艳文，湖南芷江人，现寓居长沙。教授，中南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写作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及文艺鉴赏的研究，已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合著多部。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散文诗和诗歌发表于各文学报刊，中篇小说集《女人三城》、散文随笔集《子夜独语》、《沉在湖底的天堂》已公开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

打拼多年的资思龙工作勤勉，为人正派，目前正面临着升迁的机遇，在与竞争对手对峙的情况下，他的初恋情人突然出现了，这个神秘的女人有可能扶助他击败对手，也有可能将他推向深渊，得与失、荣与辱、情与法、生与死，似乎都在一刹那间。主人公在种种诱惑面前，曾经一度迷失，最终出于良知和正义感，在克服对自身前途的顾虑之后，体现出了一个男人应有的立场与姿态。

小说通过资思龙的种种境遇与情感体验，从各个角度窥探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隐晦生活与心灵碰撞，力求反映当代人生存的尴尬与困境，揭示生活的隐秘和人性的幽深，同时表现人的良知与人性光辉。

目 录 Catalogue

第一章 职位	/ 001
第二章 升迁	/ 012
第三章 家事	/ 021
第四章 风塘	/ 036
第五章 上司	/ 057
第六章 诱惑	/ 068
第七章 讹诈	/ 093
第八章 迷雾	/ 106
第九章 水底	/ 119
第十章 忐忑	/ 128
第十一章 情人	/ 143
第十二章 对手	/ 157
第十三章 病妻	/ 165

第十四章 太极	/ 178
第十五章 姨妈	/ 182
第十六章 杯具	/ 190
第十七章 饭局	/ 201
第十八章 欲火	/ 211
第十九章 计谋	/ 220
第二十章 困守	/ 236
第二十一章 纷扰	/ 255
第二十二章 断桥	/ 271
第二十三章 借力	/ 278
第二十四章 小玉	/ 287
第二十五章 雷击	/ 292
第二十六章 纠结	/ 300
第二十七章 事故	/ 309
第二十八章 举报	/ 330
第二十九章 车祸	/ 337
第三十章 告别	/ 344

第一章 职位

资思龙走进宽敞明亮的会议厅，迅速扫视了一眼全场，只见吴曙光鸟窝样的后脑勺与江娜发髻高绾的头紧紧挨着。他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忙闪到另一侧的角落里坐下。吴曙光正面临退休，资思龙与江娜是平起平坐的副局长，他俩都暗暗地想把这局长位置给攻下来，并希冀得到吴曙光的鼎力推荐。资思龙自忖没江娜有优势，最主要的是没她那样硬的背景，因而深感怀才不遇、升迁无望，近一段时间情绪有点消极。

看看时间还早，周围才稀稀拉拉坐了几个人，资思龙从兜里取出手机随意翻看着。其实他也没怎么细看内容，做出一副专注的样子，只不过是懒得与周围的人打招呼而已。这时，他感到有人碰了下自己的肩，抬头看到了江娜那张粉嘟嘟的脸。江娜笑嘻嘻地说：“资局，吴局让你坐他那儿去，好像有什么事吧？”资思龙扭头朝那边看了看吴曙光，发现他正在向自己招手，便点点头起身走过去了。

资思龙坐在吴曙光旁边，回头见江娜坐在了自己刚才的位子上，估计吴曙光可能确实有什么事要单独和他说说。

吴曙光侧过头，意味深长地说：“思龙，今天不过来和我一起坐啊？怎么自己躲一边去了呢？……你也知道，这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会了。”

资思龙有点诧异，他轻声试探地说：“吴局，这话可说早了，谁都知道，我们局离了您，还真没人能玩得转呢。”

吴曙光笑笑说：“这个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你快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对了，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他凑近资思龙，几乎是耳语般的声音，“上次竞岗演说投票的结果你和江娜一样，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提出局长候选人。我不好处理啊，只好把你和江娜都报上去了。至于最后到底批准谁来接任局长一职，可不是我说了算的。这件事的结果，只怕要等新调任的主管副市长到位后才可以定夺。”说完，他望着窗外，脸上一副悠然见南山的表情。

资思龙心里咯噔一跳，嘴上淡淡地说：“吴局，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这个事嘛，就顺其自然吧，你已经尽心了，我也不会去多想的。”他心里暗暗骂道：这吴曙光够滑头的，两边都想讨好，明明这么多年是我为他卖命，到关键时刻还是这样！真不知道他跟江娜在背后怎么样潜呢……把我报上去无非也是做做样子，最后还是会被刷掉的。当然，江娜的能量谁都知道，也许……吴老头有他的难言之隐吧？资思龙越想越恼火，索性坐正了身子，又从兜里掏出手机心不在焉地翻起来。他用眼睛的余光看看吴曙光，发现他依然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的样子。

资思龙扭头再去看江娜，发现江娜也正好往这里看，他瞬间忙把目光闪开了。

今天的会议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主席台上陆陆续续来了好些人。资思龙看到有几张陌生的面孔，其中那位气度不凡的中年女子让他愣住了，脑海里立刻跳出一个人来——谢玲玲？她怎么很像谢玲玲啊？尤其是嘴角边的一颗小黑痣，长得跟谢玲玲一模一样。资思龙不由自主地把脖子往前伸了伸，不眨眼地

盯了好一会儿后，扭过头来轻声问吴曙光：“吴局，主席台上那女的是谁？你认识吗？”

吴曙光眯着眼睛看了看，摇摇头说：“我也不认识她，是不是市里新调来的领导？”

资思龙盯着那女人认真端详起来，他暗笑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怎么会是谢玲玲？世界上长得相像的人多着呢，再说，天下哪有这般凑巧的事？毕竟生活不是作家笔下的小说嘛！

会议开始了，市委主管干部的副书记钟德华先一一介绍到场的省委组织部领导和市委组织部领导，然后由省委组织部程建伟副部长宣读干部任命文件。资思龙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台上那女人，张着耳朵听程部长的介绍。程部长照着文件念道：谢慧玲，43岁，河北保定人，毕业于燕都大学建筑专业……200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年担任宁安县县长，任职期间，带领宁安县一班人，艰苦创业，成绩斐然，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经济居全市第二位，现调任本市担任主管经济发展与市政建设的副市长……资思龙听到这里，心里十分清楚了，这位叫谢慧玲的女人，果然就是当年的谢玲玲！

资思龙真是哭笑不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谢玲玲竟然来到他所在的市里，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还将直接决定着他的命运。资思龙明白，就算吴曙光这次把自己报上去了，就算吴曙光跟江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恐怕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自己还是十有八九会刷下来的。他至今还记得当年谢玲玲曾哭着对他说的一句话：“资思龙，你给我记住了，我早晚会让你后悔的……”

资思龙小声说：“吴局，请你不要将我报上去了，我不能胜任局长职位的。”

吴曙光扭过头来，吃惊地问：“思龙，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关于你们俩的推荐报告，我已经送上去了，你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嘛。”

资思龙想，两个人都送上去，算哪门子事呢？有这样处理的吗？情急之中，他对吴曙光说：“哎呀，吴局，不好了，我肚子现在痛得好厉害，得马上去看看医生。”

吴曙光点头说：“快去吧，这里没事，等会儿若是查人我帮你说明一下。”

资思龙忙说了声谢谢，便躬着身子急急忙忙走出了会议厅。

资思龙的心在极短的时间内犹如打翻了的五味瓶，零零碎碎散落一地，无法收拾。他从市政府大院里走出来，站在门外右侧的一棵老樟树下，茫然地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辆，不知道现在到底该去哪里。他感觉胸腔好像藏了很多小虫子，咬得心里隐隐发痛，此刻他很希望像一匹野马那样大声地嘶叫几声，可是又害怕身边的人误以为来了一个疯子。他开始自嘲地嗤笑一声，难道一个女人的出现可以让人变得如此猥琐和慌乱吗？这哪像一个堂堂男子汉的作派？

时令正值深秋，清冽的风一阵一阵吹过来，资思龙不由得紧了紧身子，将脖子缩到大衣领子里面。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走在人行道上，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当他信步来到刚刚封顶的市政府新大楼前时，想到未来可能会在这幢楼里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有些累，有些厌倦。

这座高达二十六层的大楼，前面有条繁华的三一大道，车水马龙，两旁高楼林立；后面是连绵的山脉，层层叠叠，树木葱葱郁郁，从流行的观念来看，是比较旺的地方。

资思龙闷闷恹恹地站了一会儿之后，又抬腿向高楼后面的一片树林走去。

深秋的阳光懒散地照着这个午后，沉郁的绿色闪耀着些斑驳的色彩，有些树叶呈暗红色，极合时宜地点缀着稍显清冷的景色。水塘里有几尾鱼自在地游来游去，什么喧闹都没有，静水悄然，风过无痕，那些喜欢唱歌的鸟儿也不知去向了。资思龙突然想起昨晚做过的梦，梦里和一群伙伴来到山里的浅水处，见一条大鱼在慢慢游动，似乎有些艰难，心里一喜，欲抓上岸来美餐一顿，那鱼竟然不费一点气力便捞到手里，好是诧异，定睛一看，原来满身伤痕，有的地方鳞甲已经脱落，还留有斑斑血迹，顿时心生不忍，弃之水中，却见那鱼大吐一口鲜血，慢慢游至一边的石头后面躲藏起来……资思龙想，梦中这条受伤的鱼有什么理由要让我顿生恻隐之心？难道这条鱼是我的化身？鱼身上的血是从我身上流出来的？记不起我何时何地受过什么伤害，也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什么痛楚，莫非是我好了伤疤忘了疼？大凡人都是容易这样时过境迁吧？

资思龙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右手夹着烟不停地抽，一支接一支，左手托着自己方正的脸，心事重重地想着什么。等到烟头烧到手指有点痛了，他才赶快扔掉站起身来，颇费了些气力爬到半山腰的一个古旧亭子。正面刻有“享风亭”三个大字，两边亭柱的对联年代久远，风蚀雨剥，字迹虽模糊，尚依稀可辨：“山空书韵随风去，水静诗情伴月来。”细细品味似不甚严整精致，读起来却朗朗上口。资思龙想，这里恐怕是过去读书人常来的休憩之地。

人与自然的总是这样很容易亲近的。资思龙常常喜欢一个人到这个幽静的地方转转，每当身心疲惫、心烦意乱时

候，只要来这里往石头上一坐，看看远处的山，看看近前的水，听听若断若续的鸟声，心绪自会渐渐平复下来。倘是携带一二书卷，邀约二三好友，在微风中神侃一通，仿若神仙过的日子。

这个晚上资思龙的心里翻江倒海，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听着妻子庄晓静在身边发出均匀的鼻息声，间或还说上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夜，安静极了，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夜鸟的叫声，低沉而怪异，扰得他不时地发出今夕何年的感慨。

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无巧不成书，二十几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几乎要淡忘的某个人突然又冒了出来，即刻闯入到你的视野和你的生活，让你想绕都绕不开去，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吗？命运之神就这样与你商量地将一个女人送回到了眼前，而且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总会有些事要发生的，然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资思龙似乎听到王菲那首缠绵悱恻的《传奇》在什么地方响起：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边
.....

空灵幽咽的声音浮云般飘在冷寂的天空，又如片片秋叶散

落在心里，恍惚间，谢玲玲就在身边，资思龙爱过她也恨过她，爱也好恨也罢，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她的身影。

窗外一只猫喵喵呜喵呜地连叫了好几声，出于捉老鼠的天性，猫在晚上总是很清醒的。资思龙在听到猫叫的同时，还听到身边的妻子时而不甚清晰地说梦话，时而又发出痛苦的呻吟，她咿呀几声翻过身去又睡着了。资思龙帮妻子轻轻地掖了掖被子，看到窗外曦光渐白，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躺下去强迫自己眯上了眼睛。

谢慧玲的出现，搅乱了资思龙平静的心，他不明白这个女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竟然就坐上了副市长的宝座！接下来的无数个日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她？眼看仕途已面临着升迁的可能，而这个从天而降的女人会否因为当初的恩怨而将自己推向深渊呢？

天快亮时，资思龙才迷迷糊糊有些睡意，刚眯了一会儿，窗外树枝上一阵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又将他吵醒了。他很不情愿地睁眼一看，时针已经指向九点，屋子里很安静，妻子早就上班去了。资思龙急忙跳下床，胡乱地洗漱了下，顾不上吃东西就往单位赶去。到办公室坐了好几分钟，既没人找他，也没人来电话，他才大大松了口气。不过，资思龙今天极不情愿来单位上班，他希望能找到个合适的地方躲起来。当然，有一点他心里也很明白：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资思龙熟练地打开电脑，正漫不经心地浏览网页时，电话铃响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传过来：“你好，请问是资局长吧？”

他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嗯，是我，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谢慧玲。”对方很安静的语气。

资思龙心里咚地一跳：“啊，是谢……谢副市长啊，你好！”

对方停了一秒钟，说：“资局长现在忙吗？我想过来看看你。”

资思龙听罢，毫无心理准备，一时不免慌乱起来，有点结巴地说：“这样……不太合适吧？岂敢有劳市长过来，我……”话还没说完，那边却说了声“请稍等”就挂了电话。资思龙看看桌上有些凌乱，好几个文件摊开着，忙三下五除二地收拾好，叠得整整齐齐之后再放到文件夹里面。他拉开抽屉，取出一面小镜子，对着照照自己，发现眼睛有些浮肿，下眼袋尤为明显，不免摇摇头，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约十几分钟后，谢慧玲站在了办公室门口，轻轻地叫了声“资局长”。她五官端正精致，眉梢微微上扬，一头短发显得精神干练，一脸浅笑透出含蓄婉约。资思龙愣愣地看着门口这个女人，嘴角机械地咧咧，似笑非笑，他下意识地扶了下眼镜框子，把头发往后拢一拢，迎上前去，手足无措地说：“哎呀，真不好意思，还要谢市长亲自过来，你看，这……”当双方目光对接的那一瞬间，资思龙看到谢慧玲一脸笑容，这笑容对于他来说既平常又亲切。谢慧玲一边笑着一边往沙发那边走去，不等资思龙招呼就大大方方地自个儿坐下了。资思龙赶忙跟过去泡上茶水，不卑不亢地送到茶几上，自己也退到另一只沙发上坐下。

谢慧玲双手端起茶杯，右手熟练地用中指和食指夹开杯盖，想吹散直往上冒的热气。资思龙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发现谢慧玲的嘴唇似乎薄薄地涂了一层口红，显得容光焕发，妩媚动人。

水还很烫，谢慧玲暂且放下杯子，双手十指相扣地放在胸前，侧身问资思龙说：“这么些年来，你，还好吗？”资思龙唏嘘了几句，谢慧玲听得不甚分明，大概是“还好”“就这样”的意思。谢慧玲重新端起茶杯，一边吹着杯中的热气一边看着资思

龙问：“没想到我会来你们这里吧？我自己也没料到会在这里遇上你呢！命运的巧合，真的……昨天下午散会后我到建设局小坐了一会儿，意外地知道原来你就在这里！吴局长说你病了……身体没事吧？”资思龙尴尬地说：“没事，一点小问题。”

停了一两秒钟，谢慧玲笑道：“哈哈，思龙，你该不是被我吓病了吧？……开玩笑，开玩笑呢。”她突然打住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安静地看着资思龙的脸。资思龙嘿嘿两声，很不自然地傻笑了一下。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谢慧玲咖啡色长外套上那颗剔透精美的胸饰，又看了看她脸上依然停留着的笑容，还有那双依然清澈明亮的眼睛，既感到有几分莫名的亲切，又感到无形中有几分畏惧。到底畏惧什么呢？他无法为自己的这种畏惧找到合理的解释。

资思龙定了定神，竭力想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点。他正打算开口问问谢慧玲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料谢慧玲却站起身来，大大方方地伸出右手，笑着说：“我们握握手吧，今天先过来看看你，我马上要到市委去一趟，找个时间我们再好好说说话？我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工作方面还要请教请教你……对了，如果你不为难，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向你咨询一下，你看行吗？”资思龙讷讷地说：“谢市长太客气了，以后有事尽管吩咐，我照办就是。”谢慧玲点点头，笑笑就转身向外走，资思龙留意到她刚才灿烂的笑容一出门就全部收敛了。

电话铃刚好在这时响起，原来是吴曙光特意问候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资思龙昨天在会场突然请假离开，事后自觉有些失态。他忙说没事没事，已经去看了医生，吃药休息后基本上好了。放下电话，资思龙跌坐在办公椅上，双手抱着头发呆。时下发呆的现象很常见，不少人都处在发呆的状态中，有人解释说是

“思维短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呆是一种很自我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绝对安全的，如果心里有事，至少比去找人歇斯底里地吵闹要轻松，也比找一个不靠谱的人倾诉要安全。这年头，你说谁相信谁呢？说不定你身边一个满脸堆笑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给你使绊子、投暗器。

资思龙寻思，这样的境况昨天才刚刚开始，有谁看见我当时的窘态吗？吴曙光是否察觉到了点什么？以后的路很长，日子还要一天一天地过，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这样的局面。一个当年曾经朝思暮想的女人，一个某一天突然去向不明的女人，一个现在从天上掉下来成为自己上司的女人，她们难道是同一个人吗？如果不是复叠的同一个人该有多好！可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她们确实是同一个人！我一个大男人，这么些年辛辛苦苦熬过来，勉勉强强混成眼前这个样子，以后叫我如何去面对一切？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资思龙用手抓着有些蓬乱的头发，出神地望着天花板，一筹莫展。

人生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上相距并不遥远，往往费尽心力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起点。资思龙现在别无他求，唯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条可以逃避或者突围的路。他神思恍惚，焦躁不安，在房子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正当他取出手机想翻查一个号码时，忽听到耳边有人在叫：“嗨，资局，你怎么了？”他猛然抬头，原来又是江娜，只见她手里拿了一叠厚厚的纸。

资思龙皱了下眉头，问道：“哦，江局，有什么事吗？”

江娜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样子，身穿一件深红色半高领毛衣，系一条褐色碎花真丝围巾，下着蓝黑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棕红色短靴。她身材匀称，面容俏丽，双眼有神，顾盼生辉。看资思龙有些不快，江娜笑吟吟地说：“有几份材料请资局有